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五　　宋　李昉等　編

邊防二

于　昭

臣某言去五月日已差知衙事表遥獻狀露誠工歷聖德猶恐帳下之士未盡對敭邊隅之要不復専達今害馬已去時政㫺新期於昇平天下屬望臣叨榮冒寵十

有二年雖夙興夜寐將補不足智小任大其缺實多臣
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伏惟寶應元聖文武皇帝陛下
纂戎立極俯鑒下人思無不周明必以察故得迷道自
返横波易流捜遺逸以在庭叶夢卜而作相頒命布德
奉天順人海隅蒼生孰不遂性臣僻守三蜀跼蹐一方
想通籍而轉跡望賡歌而莫及頃者正月之役中路詔
還雖迫外懷之虞頗貽膚受之愬嘗膽空知其有苦剖
心無足以自明未知此生朝拜何日臣本道度支判官

檢校虞部員外郎高正平佐臣理戎積有年歲文學政事不忝前脩應緣三軍遠支近費無臣無細一與臣同陛下初擇宰臣旁求利害勒赴庭闕以代臣行近日山西將軍頻執蕃邏詢其動靜確有所傳必擬横分斂門圖陷全蜀其勢甚大必在防虞正平此行臣意兼切伏乞聖鑒俯垂聽納則内獻心腹外執干戈王室有開萬死無恨心馳魏闕不爲身謀望斷玉關終期生入無任奉國忘家之至奉表陳懇以聞

爲杭州李使君論李藏用守杭州功表武宗

獨孤及

臣某言臣聞當逆賊劉展擁兵過江之日變起倉卒鋒不可當人心動揺物情危殆集作駭五道節制望風潰散自淮而南至於海隅遂無敢保一城能守一節者惟少府少監李藏用以宗室近屬憂國如家臨危抗憤忠勇奮發收聚散卒糾合義士集作師挺身履險出萬死一生之地與賊轉戰堅守蘇州相持經月殺獲過當使凶賊

徒集作徒逆黨鋒鋭挫衂自此王師始集作載張賊衆知懼其後以外援不至衆寡懸絶遂移師就崄集作險退保杭州當此之時江淮諸軍已散平盧之師未至三分全吳賊有其二藏用且募戰士集作且戰獨守孤城以忠義感激令驍雄樂用旬月之內致死士三千賊遣僞將張景超孫待封等盡鋭率衆分道來攻藏用與士卒等戮力一心義形於色殊死决戰奮不顧身遂能兵鋒所加無不摧陷皆一舉盡敵覆而屠之前後俘斬虜獲至數萬計向

使繖夫人之力扞此州之境則江介土宇盡爲戎疆海隅蒼生非復我有由是浙江之西集作外南至閩嶺士庶免有波迸道路窮冦不能集作敢搪突藩籬集有屏息二字風波宴然百姓樂業父不喪子兄不哭弟藏用之功也今都統使停本職已罷孤軍無主莫知適從將士嗷嗷未有所隸天聽高邈無人爲言遂使殊勳見委忠節未録口不言賞賞亦不及伏恐非聖朝旌有德表有功之義今逆賊雖殄人心猶携山洞海島往往結聚睦州草竊爲

蟲尤深惟憚藏用之兵是以未敢進逼若此軍一散必群盜交侵則臣此州危亡是懼伏望早降恩旨以答其勤惕之惸煢委以集作之一戎政俾摠統所領以鎮遏江表實江東萬姓顒顒之望艱難之際人多異言集作二心以宗予維城智勇如此必能使寇賊姦宄不敢窺伺閒隙江淮足以高枕而卧陛下無有集作可無東顧之憂臣屬忝葭莩任居牧守安危之分臣實預焉無任懇款之至

為郭令公請停親征表代宗　前人

臣某言經畧副使太子右諭德傅濤至伏承鑾駕欲有親征恭聞聖旨戴惶戴懼臣以薄劣謬揔元戎受命於朝成師以出雖志期靖難而力未摧兇邪向多虞有貽聖慮遂使六軍雷動七萃天行臣實無能萬死餘責然臣面辭之日已具奏聞假令寇賊猖獗猶願陛下務於持重内安宗廟外固人心臣之素懷正在於此縱微臣智力淺短終無所成陛下仍須别擇英才授之師律豈有事非至切便欲親戎誠恐上國衣冠自生震恐遠方士

庶更有驚疑以臣觀之竊謂非便克虜傷沮其勢式遏集作其運已窮天威赫赫所向皆靡陛下責成之日愚臣死難之秋伏望付臣以專征委臣以集事回鑾上國端拱中朝宜惟徽臣受賜抑亦萬方幸甚謹奏表以聞

奏投降吐蕃表　于公異

臣某言臣聞夏禹興師西戎即叙漢宣嗣位北狄稱藩則知自古帝王未有不先文德而後甲兵撫諸華而柔荒服然後一作則列在墳籍號爲昇平伏覩今月某日吐

蕃東道節度南奔息下吐蕃浪斯多斯獵人并馬十五疋投降者此皆聖澤昭宣太和廣被夷狄一作戎狄左袵邊徼無虞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以至聖統業以大明乘時休戰伐於阪泉布風敎於宣室化無不洽俗無不賓獨西蕃累犯邊疆自爲倔强多從戰敗少有生降今者之來實異於昔蓋以違天已久負約頗深竊盜河湟震驚邊鄙神既惡稔時將可誅漸開離析之端是叶怓張之運臣獲受榮遇方摠藩維當臨斬戎王將置藁街

之下提封漢境顧竊葱嶺之西萌兆在茲不敢不賀無任喜抃之極

爲王尚書奏洺州事宜并進鄴城副將李澄表德宗

前人

臣某言自元誼亂常已經寒暑王師討逆久未凱旋臣待罪轅門若臨泉谷渠魁未滅寢食不寧臣某中謝臣自春初以來便爲持久之計控引洺水環繞賊城築室反耕示其安堵冀憑廟略克剪兇徒臣所設隄防頗爲

堅厚秋來軍用又勝常年壠畝之間不知賊在臣與弟
五守進商量且務撫綏㝡爾一城偷安晷刻今水勢滋
漲營壘妥閑惟務訓師未嘗徹警賊城之内是物皆竭
狡計已窮頻有降人審知實事臣若四面谿一作谿水一
向取城量力校功計日當克筭其日數以待地乾須至
冬中水凍然後可事集或慮亡命之賊伺隙奔馳兼恐
猖狂之儔為之聲援若但以水力為灌澍不停旬月之
間賊城必壞中則促其急變外則伐其異謀不假梯衝

不費戈甲竊思上策實謂萬全況秋風漸高寒氣已至城中士健懸望冬裝其元詛等無可支持惟行誑惑旣以迫其凍餒仍更苦其勤勞據此事情即當變潰昨者將軍劉南華等溺死臣已奏聞訖臣緣得城中歀疏皆願歸降前後剋期非止一度臣若不使人接應有似拒其輸誠若不激其義心即何以勸其効命所以事須赴約有此差池伏惟聖鑒俯賜詳覽其城所與計會前後帛書謹録白并元本同封進所謀翻城人四面知敵

副將李澄臣巳補充衙前十將伏恐皇情憂軫要親問事宜臣謹令隨崔烈入奏云云

爲王大夫奏元誼防秋表德宗　王行先

臣某言洛州元誼等防秋將士以今月日盡一作教發上道訖氛沴清廓藩維底寧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至德昇聞鴻猷允洽致生靈於富壽均覆載於乾坤舞兩階之干而苗民有格收三面之網而庶類知歸頃者元誼等竊據城池載經寒暑陷危疑之死地抵逗撓之刑

章逭業逋誅視陰假息臣統兹卒乘臨問郊坰不能執桴鼓於行間盡敵而反擁旌旗於閫外胡顔自安每貽宵旰之憂實負春秋之責伏以陛下好生宥過軫悼發哀許其悛心納其請命俾遵向闕之路使足勤王之師祆星見日而自銷喜氣乘春而乃發凡在率土孰不歡心況臣所部實增忭躍臣恨以職拘戎旅不獲稱賀闕庭無任悚戀屏營之至

爲趙侍郎論兵表代宗　此表當在德宗之前

臣某言臣聞慰理之代不無逆節軒轅用師於中冀唐堯出征於丹浦啓戰有扈文王伐崇以至聖除至兇至順除至逆或小戰而勝或因壘而降誠審於用兵得其道也伏見承嗣旅拒倏已再歲靈曜跋扈今又踰時天兵四合竟未殲殄得非千慮一失未盡制敵之方乎臣常終夜不寢詳推其故不敢膚引遠古安危之體請以天寶至德以來成敗言之夫以祿山陰深姦矯真巨猾也兇詐逆謀之計亦無元海石勒之流當其發幽燕陷

洛陽涉淆函傾秦雍當國家理平之運忘戰日深初命將出師若封常清高仙芝哥舒翰程千里遇冦必敗奔北相望此則未究敵情小之而不設備以至於是也先聖寤既往之失苦心焦思發號靈武觀兵鳳翔良將勁卒風馳景附勇者爲之用智者効其謀命陛下爲元帥以儲貳之重威四遠俾子儀爲副以節制之任鎮九軍卒能恢復咸洛削平寓縣此先聖之雄略陛下之有憾也其後相城之役陛下不行衆無適從竟以潰奔洎思

明繼逆毒甚禄山狡筭猖狂抑又有次光弼守河陽以
挫其勢朝恩鎮陜服以制其侵陵竟未能覆其巢穴屬
陛下紹興皇極又命元子爲帥俾懐恩爲副以討之復
能梟夷巨逆扺定東夏始自先聖與二兇相持無帥則
無功有帥則有克士庶之所深知今河北河南更唱迭
和然其用兵暴急與曩者二兇懸殊非惟才之不逮抑
亦事之有異禄山思明之卒死而無退今承嗣靈曜之
衆豈有是耶禄山思明之馬既多而且逸今承嗣靈曜

之騎豈可方耶祿山思明橫行而無懼今承嗣靈曜深居而入保臣竊料其非不欲也蓋違天道失人心歸之退而自固其滅亡之兆了然可知幸北有竇臣朱滔與承嗣合勢西有忠臣李俛與馬燧連衡惟正己小有逗遛未肯戮力此正當陛下命帥專征之日豈可持疑而不斷哉儻陛下採臣愚計時有臨遣忠淳者必叶心競進攜二者必遷善來同未踰旬時當有成績如或務於含垢偷以過時不立元帥寄之諸將乗吐蕃寇盜回紇

毆侵人心動揺賊勢滋蔓事宜一失無可柰何則吐蕃回紇四支之病豕嗣靈曜腹心之病四支不理未足爲憂腹心或病此則爲患若内外受敵膏肓已成雖逢和扁計疑作針藥無及又聞二賊奏請言詞不恒河北則數云請降河南則云今已勦賊豈遷延晷刻以候一作至西鄙有虞伏惟與公卿大夫審圖利害在於神速不可遲回昔諸葛亮聞孫權破曹休軍因上疏蜀主云群疑滿腹衆難塞胷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孫策坐大併有江東蜀主深感其言終以覺寤臣

忝六官之貳待罪朝行内慙歷忝無補毫髮近者抵冒輙上封章已歷兩旬未蒙召見伏以君臣之際家國共同君安臣榮國危家敗此臣所以竟夕不寢伏敢再陳其愚伏願省臣前章覽臣此疏天下幸甚天下幸甚無任惶懼之至

代李侍郎論兵表集作代論伐劔南更發兵表　憲宗

呂　温元和元年

臣某言臣伏見某月日詔旨更發太原鳳翔及神策諸鎮兵赴劔南東川者陛下睿筭無遺神武必斷與人除

害順天行誅奮如霆之威乘破竹之勢期於久逸無憚一勞大正國經永清時祲百王盛事千古英聲天下幸甚然或時事之可否兵家之利害集作病道途之險易將帥之宜稱不可不深圖遠計原始要終狂夫有可擇之言愚者有一得之慮管窺所至願効微誠集作忠臣竊以爲古今用兵皆在將勇師和政齊計勝不必多兵廣衆然後成功今高崇文等諸將所統巳約一萬五千餘人以整擊亂以順討逆授以集作之廟算假之天威戫醜挫兇

霈有餘力若更多徵征鎮廣命師旅集作合師臣竊計之其患有五一則高崇文素非大將拔自偏鎮忠勇雖著威聲未振集作洽本兵既少兼統則多將皆權隸士非素撫雖是銃師勢同烏合居常則猶可脅制臨敵則何以指揮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難臣不敢廣引載籍上煩聖聽請直以近事明之哥舒翰潼關之守郭子儀相州之圍韓全義溵水之役皆以兵多將雜而致敗緻許叔冀之保靈昌李光弼之全河陽李晟之收

復京邑皆以兵少將一而建大功成敗昭然布在人口

二則貞元以來天下無事四方節將人各懷安陛下覆

燾惟新理先清靜今以西南小醜久稽天誅自春徂夏

集作冬非徵發已廣見在兵力破賊有餘若更務濟師屢聞

動衆山嶮集作斂深阻暑濕為沴北人南役誰不憚行去

土離家動生愁怨往年涇州叛卒職此之由事繫安危

不可不察三則吐蕃約盟集作盟好未定窺伺在心間諜往

來急於郵傳又必持兩端之計與劉闢交通若聞發兵

西南多亂（集作取）邊鎮秋風即至虜馬已肥冒隙乘虛必有侵軼事出萬一悔何可追四則劉闢窮寇保險逃死雖禍淫助順天道甚明而兵凶戰危人事難必脫或貔虎之師少不如意蜂蟻猶聚假息旬時攻守之間動須應援固當潛鋒養銳以逸待勞今便悉兵後將何繼五則劍川磽埆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險艱餉運無由多致今屯兵日費何啻萬金數州麥粟貴糴（集作糴且）將盡千里飛輓所濟幾何若更加兵實難供贍一夫脫有菜色三

軍無復鬬心幸可少以成功何必多而爲集作成非患令太原及神策等軍已上道者其數頗多足辦戎事其鳳翔等鎮未發之兵伏乞聖恩且勒權停續候事宜以議行止臣謬膺重任過蒙恩遇輙率狂瞽輕黷宸嚴苟利國家甘心鼎鑊無任兢惶懇廹之至謹奉表陳奏以聞

請赴行營表爲淮南杜相公憲宗

劉禹錫

臣佑言臣自守淮濆已周星紀虔奉朝典粗安遐方素効未聞新恩荐及身曳兩綬寄深一隅蚊蚋負山力誠

不足鷹鸇逐鳥志則有餘臣再授兵符夙忝軍幕被堅執鋭雖未經於戎行受制集作制勝伐謀亦嘗習於事業自忝藩翰屬時清平無施汗馬之勞但詠鞬橐之什今則遭遇殊奬委之專征以臣率先是臣素志況聞徐州士衆本無叛心倉卒之間危疑至此臣請自臨疆埸親領紀綱裂帛繫書諭其禍福椎牛饗士養以威聲冀宣皇風照兹蠢類以忠義感脅從之伍以含弘安反側之徒革面悛心期乎不日其揚州留務請令行軍司馬路應

權知伏乞聖慈俯賜照鑒

論西戎表　為淮南杜相公　憲宗　前人

臣佑言臣一辭闕庭已經二載官當重任身受厚恩既懷子牟戀闕之心又負臧文竊位之責所以歌頌聖德裨補箴規屢露至微不任懇迫臣遠祖詩顯名漢代出牧南陽讜言善策隨事獻納忠醇之至聞於中外遺風可襲有激愚衷臣是以輙竭間見粗陳梗概雖不盡陛下聖明萬分之一然臣子之心有直必獻伏唯皇帝陛

下德合天地道躋文武弛張普博上（集作事）法陰陽氣均生成人霑亭育凡是氛沴覆以春和銷除容納皆如聖意寛宥肆赦實賴皇明河中誅鋤不勞兵革淮右底定不戮一人慶浹萬邦事出千古近又西戎背約寇犯王師陛下弘貸（集作貸其）豺狼矜其兇悍布以恩澤果此知慚功因德成不以兵革（集作制）故詩云獫狁孔熾書稱蠻夷猾夏臣觀自古帝王不忍小忿貽大患故竭耗中國盡心邊陲至必滅昆明之城平大宛之種豈足發揮皇猷

增榮簡冊故賢哲之論薄衛霍之功陛下鏡歷代無益之端脩大君文德之教遂得北狄深藏五城晏閉百蠻犓化四海無虞惟此小蕃尚迷聲教陛下示之大信弘以舊恩雖關防暫驚而烽燧旋罷臣負恩方鎮初懼冦戎正於憂迫之時果聞仁聖之諭攘却兇孽不勞干戈臣静思遠圖爲國久計莫若存信施惠多愧其心歲通玉帛待以客禮昭宣聖德擇奉詛之臣恢拓皇威選謹邉之將積粟塞下坐甲關中以逸待勞以髙御下重其

金玉之賂結以舅甥之歡小來則慰安大至則嚴備明其斥候不撓不侵則戎狄爲可封之人沙塲無戰死之骨若天下無事人安歲稔然後訓兵命將破虜摧衙原州營田靈武盡復舊地通使安西國家長筭悉在於此計熟事定舉必有功苟未可圖豈宜容易此皆陛下朝夕倦談之事前後立驗之謀臣質性頑踈籌畫庸近受恩非據敢忘獻忠犬馬之心實所罄盡謹遣某官奉表

云云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六至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李臺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璸

謄録監生臣陳煜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六

宋 李昉等 編

邊防三（屯田倉牧附）

論西川討賊表一首

論討西戎表一首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一首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一首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一首

論西川討賊表憲宗

元稹元和初

臣某言伏見賊闢有不庭之罪陛下尚覆露以待之此誠陛下罪巳泣辜之仁也微臣又何足以識之哉然臣聞之天之所以為天者以其能化物也物之性不一故

天之道有和煦震曜之異焉始其生也董集作動之於集作以非幽伏被之以春陽扇之以仁風潤之以膏雨則百果草木之柔者順者油然而生矣及夫勾曲角觡堅本頑心凝者滯者幽者蟄者扇之以和煦而不出潤之以膏雨而不滋則必迅之以雷霆曜之以威赫然後頑滯之心改幽蟄之氣宣豈天之道仁於彼而厲於此乎化與不化之異也是以蚩尤之作亂黃帝鑄五兵以殺絕之共工之行惡虞舜揭五刑以放死之豈不欲夢華胥舞

干羽而躋之於仁壽哉蓋不可化也及夫舞干而適至
因壘而來歸此又物之可化者也豈黄帝虞舜文王之
德有優劣哉蓋蚩尤共工與苗人崇人之罪有深淺也
今陛下法天之德與物爲春凡在生成孰不柔茂而叢
爾微醜天將棄之寘蟊賊於其心假螻蟻以爲聚忠臣
孝子思得食其肉而快其心久矣陛下猶賚之以名爵
導之以訓誥崇之以寵章而不至假之以旌鉞而益驕
戕賊我忠貞損汚我仁義人人不勝其憤有司不忍其

威是以違陛下匿瑕含垢之仁順皇天震曜殺戮之罪以降之舜干以化之善則善矣其如天下之憤何其如天下之憤何臣願陛下可有司之奏法皇天之威與公卿大臣議斬叛丏人之師以快天下人人之憤天下幸甚微臣無任懇悃嫉惡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此誠天下人人快憤激忠之日也陛下猶思因壘（集作用）

論討西戎表　　　　前人

臣某言臣某月日蒙恩顧問竊見陛下患戎之意深矣

自貞元已來國家所以甘億兆之費於塞下蓋以犬戎有侵軼之患而邊人思守禦之利也然而河湟之地日削田萊之業日空塞下之人日亡戎狄之心日熾若此無非集作他不得備戎之集作之術也且臣聞之君之命帥帥之命將將之使卒猶心之使臂臂之使指然後敵可擒而軍可制也今之屯戍者則不然衆其城堡異其師長獲一馬則圖功虜一戎則告捷至於屠縣道掠方人則曰使之集無此二字力弱不足以應敵援寡不足以摧克

苟謹閑繕完不失其守者則朝廷議賜集作賞之不給又孰肯摧鋒刄冒殊死而出入於係虜哉此又非他衆分力散而責帥之刑無所加也而又加之以爲農者不教戰屯聚者不兼農寇至則卒伍被甲而乘城野人空拳以應敵此又耕種之術不脩而屯聚之兵方集作太逸也今夫邠岐汧隴之地皆后稷公劉之所理也土宜植物人務稼穡陛下誠能使本道節制廣於荒隙大建屯田塞下諸軍除使令防守之外一切出之於野限之名田

復其祖入然後因其阡陌制之閭井由集作因其卒伍樹之師長固其牓塹以備不虞犬戎適至則有連阡接畛之兵戎騎纔歸則復耰鋤穫耨之事若此則曩時之聚食者盡歸爲服勤之農矣前此之係虜者盡化爲守禦之兵矣不三五年間塞下有相因之粟邊人無侵軼之虞陛下又董之以良帥威之以必刑則彼瑣瑣之戎陛下將署其君長征其牛羊奴虜以擒之可也螻蟻以攘之可也又何必詢王恢使蘇武用晁錯訪婁敬而後復

河湟稱即叙哉此禦（集作備）戎之大畧也方今猶有急於此者臣敢冒昧殊死而言之臣聞善奕棊者將刼其棊必固其羸是以敵可殺而地不危今庸蜀有犬吠之驚南蠻無貢賦（集作絶貢誠）之路陛下又輟邊將以統問罪之師脫或蜂蠆相守尚稽天討兵連不觧綿夏涉秋則犬戎乗釁啟心之日也陛下其圖之愚臣無任懇欵憂惶之至謹詣東上閤門奉表以聞

代裴度論淮西事宜表　韋嗣立

臣其言臣伏以方岳之任職主分憂苟事涉安危利深
社稷詞得專達臣敢備言是用輕冒上聞伏惟少紓僮
踰數月朝廷未議所伐臣恐日長姦謀彼將膠固士心
必希徼幸啗利滋蔓事則難圖當其人情尚揺足以覲
釁臣自聞少陽權主留務衆未甚寧昨知少誠之子誘
扇其軍又以誅戮天其或者勦絶姦類大振皇綱陛下
得不上順天心乘時廢置而又謀之遲久臣竊爲陛下
惜之何則夫以少誠怙兵偷安二十餘載恩惠自已人

知素懷衆之所懷必厚其一無此字子弟其勢以分臣度其閒不與者半所以人心持兩至有動揺以斯觀之或未盡附少陽又以新殺其子必有疑衆之心令若及未寧出於不意擇四方節制之臣可爲其帥者使馳而入之移少陽於他鎮以待之彼得一作被待得所安必効順承而無固衆之志則其黨自離心矣因其所離而制其命何求而不克哉易所謂見幾而作不俟終日然以方布大信不宜隱情若先命中貴他日奉明詔將告易位以誠

諭之從而後行事可以濟臣又度當今節制可以處淮西任者莫若河中節度使王鍔寛厚慎重練識軍情必能悅慰羣心鎮撫疑黨若將移鍔於淮西而俾一無俾字與少陽不遠矣朝廷立一無此字遷授之權而内足以除姦蠧之本使少陽感恩以効命王鍔推誠以莅衆是淮西絶繼代之業朝廷存弘貸之德亦將以息河北狐鼠之勢示去逆效順之利自然風靡以係化從此不希於苟得矣斯事體大伏惟陛下行之議者以為少陽兵戎賊臣曽

居叛黨若將易處於關輔之地寵任以兵戎之權何異夫朝四暮三而終不離其數是不然也夫根深者難拔源長者難絕彼盤結衆根其人久矣我能絕之使安植施於他以變其所庸非至計乎且事不先漸化之道而欲頓歸於大政亦難矣方今征承宗以名聞於天下者豈不恃衆違命邀爵乎若使少陽復而行之則其罪均矣不可獨赦則必分師以討之當淮楚災旱之餘征賦耗竭之日是使蒼生興流亡之歎甲兵無暫息之時上

以傷陛下子育之心下以竭邦賦資用之費得不審慎其舉而保其成筭哉伏以國家艱難已來河北戎臣竊據州郡父歿子代兄終弟及皆朝廷稽緩其事不時即誅使生人之心率以沿習爲患久矣陛下神略獨斷超冠百王事當其機宜以時芟臣不勝誠懇悃款之至

代韓僕射諫伐淮西表　張述

臣某言某月日中使某至伏奉手詔兼宣聖旨以淮西事體令臣謬竊藩隅每懇叨忝職惟承命恩深隕越一作

恩不越人陛下特迂宸聽議及凡品累從聽之德慙啟聖之才感恩徘徊難酬寵遇敢不罄陳愚瞽竊備蒭蕘伏以少陽男元濟不取聖裁擅理戎務國有常典罪必當誅或恐淮西一使曽經反側衆情所疑覬自偷安元濟此時求免無路陛下式遏爲心死寇一無此二字固合深除剪滅猥蒙詢訪無有寇能不死勢必萬全天討淹留衆心前却則干戈難弭殺戮滋深陛下愛人之心異殷湯釋網之意伏願與輔弼信臣朝廷碩德平章利害以取厥

中使兆庶安生四方蒙福實天下幸甚豈惟臣一方臣所部兵馬排比有序但思報國恭候指揮伏惟賜鑒微詞俯察愚懇輕陳慮烈慚懼伏深云云

代王僕射諫伐淮西表　王計

臣某言中使至奉詔兼宣口勅以彰義軍節度使吳少陽不起所疾奄謝明時聖情追念藩臣良深軫悼少陽男元濟不待朝旨自領軍戎陛下尚念舊勲特頒詔命冀其追悔未即加兵以臣謬列方隅俯賜宣示絲綸遠降天使荐臨祗奉慮謀仰荷玄澤亮臣微賤素無識知猥蒙恩私訪以去就其於利害臣所難言以臣旋觀誠在天斷伏以陛下内有輔弼外有勲賢資廟筭可以叶宸衷審政議可以正天下如臣庸瑣備位藩屏爲將非衛霍之儔在朝無絳灌之烈徒以虛承重寄苟竊明時每荷寵光載懷兢惕豈敢輕塵聖聽以冒天威彷徨靡寧進退維谷臣有愚懇思欲上達況承天問敢不奏陳伏惟陛下光有萬方子育兆庶安危所繫實在陛下忠

於陛下者則獻弭兵之謀諂於陛下者則獻用兵之計臣性本專直心願竭忠苟狥群情是惑宸聽臣若勸陛下韜兵匿甲則淮西受賜又慮多士横議微臣以臣私情有何阿黨二途之内伏俟聖裁臣於藩閫之中名位最下雖陳鄙見豈副天心其有不載表章附李誠義聞奏伏希玄造俯賜明鑒限守戎律不獲陳露闕庭

代淄青諫伐淮西表　陸行儉

臣某言臣聞忠以事君則正其詞所以誠臣也諂以事

君則偽其辭所以諛臣也臣以多幸生逢昭代受方隅之重寄藉一作竊日月之餘輝荷寵益深殺身難報而心尚謇直志無回邪苟利國家敢無隱一昨中使李誠義銜命遠降軍中蒙以淮西事宜俯賜宣示跪捧宸諭杜受德音仰荷自天之恩下訪列藩之將恭承聖問思露下情芻蕘之言慮有塵黷誠義迴日已附表奏聞雖詞達於上而誠欵動天彷徨轗門懼獲罪戾伏以堯舜在上伊臯立朝陛下謀及宰臣詢於卿士並以弼諧帝道

臣賛皇猷在臣何知豈宜獻計然臣擁旄歲久受國恩
深玄造未酧赤誠空竭得申犬馬之志敢逃湯鑊之誅
仰天誓心白日所鑒伏以陛下君臨萬國子育兆人覆
載所均無遠不至溥天之下孰非王土率土之濵孰非
王臣永言雨露之澤豈隔遐邇之人今少陽云亡肖子
在疚賞未追於後嗣兵已纒於四郊然則一方之人豈
非陛下聲教所加盍示懷柔俾霑恩信竊料中外日獻
章疏來陳所見以惑上心夫爲奸邪者則願師旅荐興

秉忠誠者則願干戈再戢群情不一豈叶大中伏望聖明燭幽宸鑒及遠誠宜辨邪正於衆口斷可否於萬幾擇善而行從諫則聖如臣愚直謬竊寵私不敢以息兵沮（一作阻）議令所上表貴以直書非敢私於淮西誠願安於宇宙不然者恐煩聖上之慮有費天府之財不惟塗炭一方誠亦憂危四海盡忠於國者猶自銷難不忠於國者因此生禍國之理亂實所攸繫伏冀陛下弘以好生之德降以推恩之典使死者獲媿於幽壤生者盡節

於聖朝凡在臣子孰不幸甚陳露愚悃輕冒天威周章失容進退無據臣限以戎閫不獲陳露闕庭無任憂惶隕越之至

宰相諫罷討伐請不幸奉天表

錢珝

臣某等言伏以伐叛興戎國之大事有不得已然後行之而食在兵先兵居謀後餽餉必足經略無遺得必勝之帥臣有可用之勁卒然後更度利害熟計始終以是

興戎乃可伐叛昨者陛下以某臣節有虧嘗犯天怒而易其鎮守猶示渥恩遷延未行包藏難測聖慮潛察𢡱斷勇為爰命宰臣使奉成筭臣等雖承嚴旨敢不深思實以國用方虛軍糧難濟藩垣調發深恐依違兼量於足食足兵二者皆所未備况去秋寇孽犯順鑾輅出居宗廟震驚士庶流落尚賴皇威所被大憝尋平宮闕復清生靈全活令纔周歳始得稍安至於畿甸之閒尚有瘡痍之疾一作患臣等所以累因敷奏具寫便宜且乞明

聖一作聖明更詳事理綏謀周慮全體養威必使盡叶事機而後重行討伐愚誠無感睿志不移旬月之間血誠備瀝事行已定不敢復言昨日仰奉天顏密承聖旨又欲出幸近縣親督戎師仍慮寇盜奔衝且貴城壘堅固特令臣等更共平章祇稟宸嚴敢不傾竭蓋陛下將恐姦宄遽至奔軼遂欲先居高壘免動驚塵備審睿懷切在於此又以爲出臨戎事促詔藩臣督集卒徒以速誅剪言於常理固合所宜然臣披抉腹心陳其數事一則伏

思朝廷今日之事與建中之難不同當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國贍九年之蓄兵持百勝之權德宗皇帝出幸奉天以為長策一旦懷光繼叛晷刻難安遽遠宗祧遂奔梁漢陛下視將帥之材與粟帛之積得如當時否天下盡忠之力赴難之心又得如當時否以此度量實恐稍難二則陛下雖處奉天之固不可遽棄京師忽使姦謀馳於間道直趨闕下（一作城闕）大縱戎殘陛下隅在孤城衆軍各闔其利謀危救亂欲仗何人三則士庶疑懼之

心尚賴宸極安止若使鑾鈴順動禁掖頓空則萬姓之心一時何仰況輕違廟社遐捨生靈自古帝王未嘗至此四則秋序肅殺之氣金一作全在西方昨者冒此用兵犯陰陽大忌今陛下以一朝之怒忽萬乘之尊遠出皇居又衝王氣忝爲臣子復列宰衡苟不盡言是負聖德五則凡有天象之變所以儆動帝王昨者妖星頗多陵犯陛下深知戒懼且降德音無有禳祈欲銷災咎而銷災之本全在清靜無為今則伐叛用兵天心不易又欲

當災星謫見之後衝王氣以征行訪於匹夫亦知不可

惟此五事敢不具言今則實在陛下英朗疏通且思守

位以陛下語臣二者之意評愚臣五事之言裁在宸衷

以安大事去此就彼聖慮自深輙貢直言難逃罪戾臣

某等無任惶越懇激之至

請置屯田表　　　　張説

臣某言臣聞求人安者莫過於足食求國富者莫先於

習耕臣再任河北備知川澤竊見漳水可以灌巨野淇

水可以溉湯陰若開屯田不減萬頃化萑葦為秔稻變斥鹵為膏腴用力非多為利甚溥諺曰歲在申酉乞醬得酒來歲甫邇春事方興願陛下不失天時急趨地利上可以豐國下可以廪邊河漕通流易於轉運此百代之利也當今國儲未贍邊軍未息静人農業願留聖意亦嘗賜前階之食承後騎之顧竟唯唯而無言者豈敢隱情於聖主哉集作也正以職在伏衛憂於部伍馬上非公議之所聞遊非朝廷之事今昧死上愚見乞與大臣

籌謀速下河北度支及溝渠使檢料施功不後農節謹附賀正使隨軍前曹州考城縣尉同希再奉表以聞謹言

論廢楚州營田表為淮南杜相公 憲宗

劉禹錫

臣某言中使曹進玉至奉宣聖旨存問兼賜臣墨詔以楚州營田廢置事令臣商量奏者跪捧天書恭承睿旨道存致用義在隨時云云伏以本置營田是求足食則

徒有縻費鮮逢順成刈穫所收無裨於國用種糧每闕常假於供司較其利害冝廢已久比來循守舊制不敢輕有上陳皇明鑒微特革斯弊取其田畜授彼蒸黎仍俾薄租誠為至當但以田數雖廣地力各殊須量沃塉用立程度臣已追里正與商量利便謹具別狀奏聞伏惟聖慮俯賜詳擇

請修義倉表　　　　　　　　　　　齊　暎

臣某言臣聞荷覆載之德者願酬天地之仁懷涓埃之

助者冀裨海岳之大所以思或出位知無不爲况臣受寵過深感恩逾切不竭忠以自效是盜禄以茍安臣其中謝臣伏見一時愆雨一穀不登黎庶以闕二字不知卿士以月俸自恃竊惟聖慮已積憂勤凡在人臣何以安處昨者自春接夏時雨暫愆陛下心憂於清穆之中躬禱於靈池之上精誠所至昭感遂通祥符呈瑞於御前膏雨布澤於天下遂使百穀皆稔九土大豐國無不獲之夫代成康讓之俗斯乃皆由聖德上合天心顧此齊人

俱受其賜此何異開口待哺濯身仰衣豈知宸衷一作心
不可常勞靈雨亦難恒若者也必在酌堯舜之至道舉
祖宗之成法復修義倉以救歉歲則黎人絶水旱之困
陛下釋憂勤之念君逸無勞乃合至道足食無患斯謂
雍熈豈臣率心實聞方冊又臣伏以賦税之道理化之
源必資考古酌今以通其變俾為經制豈利因循各具
狀别隨表臣某中謝伏以聖心屬念惟在黎元微臣惷
愚嘗歷州府敢以所見備於上聞徒竭誠請理猶未明

輕冒宸嚴不勝隕越

論萊州置監牧及和市牛羊奴婢表

張廷珪

臣廷珪言竊見國家於河南北和市牛羊及荆益等州市奴婢擬於登萊州置監牧此必有人謂頃歲以來軍裝所資國用不足或將見陶朱公公孫弘卜式之事而為陛下陳其策耳臣愚以齷齪小算有損無益不足為盛明天子行法於代也何以明之彼三人者實為匹夫

藉空虛之地罄勤勞之力畜牧積歲增致千金茍以一家言之其計得也今聖朝疆域四海臣妾萬方天覆地載莫非所有而欲必取於人從牧於國何示人之不廣而近樹私也況和市遞送所在騷然公私煩費不可勝計臣聞諸古人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君之與人上下同體無所閒也今河南牛疾甚處十不一存傷農豈徒百姓而已又今牧童取其牛在將者下俚尤要一無此十一字一則利其孳產二則不廢營農

家家保之豈願輙賣今雖和市甚於抑奪百姓之望是牛冉疫而農重傷此則有損無利一也頃者諸州雖定估價既緣併市則雖平準加其簡擇事須賄求侵刻之端從此而出牛羊踴貴必倍於常百姓私賠則破家業一作産雖官得一牛一羊而百姓已失兩牛兩羊價矣此則有損無利二也登萊之境是稱海隅因之水氣加以風迴秋則早寒春則晚煦深山大澤咸生蚊虻一作産若置群牧必多死損此則有損無利三也髙原之田百姓

耕植下濕之地不堪放牧若奪百姓高處兩州皆失丁田至于牛羊復相踐暴久長如此闔境不安非直百姓被侵蓋失國家租賦則有損無利四也且又荊益等州親疑和是市奴婢多是國家戶口姦豪掠來一入於官永無雪理況南北既遠風土非宜乍到登萊必生疾疫此則有損無利五也且方今東泊滄海西泊流沙亭障多虞甲冑未息戎機調發歲時相繼由是丁兵逃散戶口流亡略舉大凡十有數四陛下天憐黔首光啓玄猷將

命使臣分道廵撫簡而静鎮難必又安矧乃征伐外繁徵求内廣欲使萬方兆庶安堵復業亦猶剪鳥之翼而望其騰騫飛騰一作脫魚之鱗而願其遊泳臣又聞之君所恃者人人所生者食食所資者耕耕所恃者牛廢耕則去食去食則無人人無以生君將何恃然則牛者君國字人之本豈可無故一旦取之哉臣又度羊之為須非軍國切要假命畜牧能遂繁滋三數嵗閒億萬可致陛下豈可鬻之於外蕃射其利為用乎又可鬻之於中土

劓其命為資乎牛之為損則如彼羊之無益則如此臣雖愚憨知其必不可也伏願陛下特加審慎詳圖損益諸有所和市及新置監牧等儻迴聖慮即日停絶天下蒼生豈勝幸甚昧死上奏以聞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六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七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一 刑法表凡三卷英華所編失年代先後今正之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一首

論薛子雲等表一首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一首 見六百九十七卷

諫大赦後遷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一首

論廢宮官屬表一首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一首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一首

論刑獄表二首

諫將殺櫟陽尉魏禮臣表太子　朱子奢

臣伏見櫟陽縣魏禮臣為斷河池一作池陽縣令崔文康事失情奉勑解任禮臣不伏詣堂上表稱御史阿曲請更推問若一事有虛乞戮都市大理奉勑更為勘當令大理奏禮臣枉御史不阿勑令依其折辯賜以極法伏尋

禮臣斷事乖僻正合解免不知甘罪吞聲更復上聞天聽恩勅重問虛實乃確執不移論其愚蔽朝野同忿然陛下君臨萬寓子愛蒼生一無失所載懷夕惕矜愚泣罪帝王盛事乃至如此禮臣橫訴止當上表不實律有明條今便賜以極刑恐傷過重且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重續縱欲思愆改謬安可得乎所以矜獄念刑歷代斯重又聞禮臣母氏年齒極高餘生垂迫前途無幾一旦逢此情何可言伏惟陛下日昃忘勞申理寃

屈所以四方士庶咸湊闕庭今欲遂殺禮臣悠悠之徒惟言禮臣上表被誅不知愚昧獲死後有欲自理者必懷此懼恐容納之道或有所虧謹以奏聞伏聽勑旨

論薛子雲等表太宗

顔師古

臣師古言伏見宣勑別將薛子雲竇善衛二人釋禁引見此實陛下聖德寬仁垂恩宥過固非愚慮所能測量然臣之區區竊有管見犬馬微志不敢隱默臣聞殺生威權帝王之所執而憲章法律臣下之所奉子雲等身

居五品足知禁令捕獲罪人已就拘執計其本犯又非死刑遂乃違法恣心擅行殺戮是無憚也詐云格殺表奏求賞是罔冒也陛下付法司推窮事須歸實而逓相枝蔓一作雲搜希冀恩澤挾僞干真是要君也自古節義之人亦有讓死之事皆為臨危遇厄事不獲已愛敬君親亡身棄命豈如子雲等明白故犯懷詐藏姦朋黨比周違經亂法於義無所取於禮無所勸其罪不可恕其源不可開且法司之體職當察獄義無縱濫不得阿容二

人雖則讓辜主司須定實罪不言殺人之道何者合坐專述相讓之辭以為感美亦非守職務據正法也若使二人皆承則不知罪之所在如其二人並諱復欲何以斷之臣聞愚者之言聖人擇焉脫有可採伏願許察輕塵聽覽伏增戰慄

諫侯君集等下獄表 見六百九十七卷　岑文本

諫大赦後還配王世充竇建德黨與表 太宗

孫伏伽

臣聞王言無戲自古格言去食存信傳(舊唐書作聞)諸舊典故書云爾無不信朕不食言又論語云一言出口駟不及古以此而論言之出口不可不慎伏惟陛下光臨區宇覆育羣生率土之濱誰非臣妾絲綸一發取信萬方使聞之者不疑見之者無惑陛下令月十(唐書無十字)二日發雲雨之制光被黔黎無所閒然公私蒙頼既云常赦不免者皆赦除之此非直赦其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其更新以此言之但是赦後即便無事因何王世充

及建德部下赦後始欲遥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為取則若欲子細推尋逆城之内誰無罪者(唐書作人誰無罪)故書云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若論渠魁充等為首渠魁尚免脅從何辜且古人云跖(一作蹠)狗吠堯狗吠(二字一作盖)非其主在東都城内及建德部下乃有與陛下積小故舊編髮友朋猶尚有人敗後始至者此等豈忘陛下皆云被擁故也以此言之自外踈者竊謂無罪又書云非知之艱行之惟艱上古以來何代無君所以祇

稱堯舜之善者何也直由為天子者實難善名難得故也往者天下未平威權須應幾而作今四方既定設法須與人共之但法者陛下自作之須自<唐書作還須>守之使天下百姓信而畏之今自為無信欲遣兆人若為信畏哉故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罪賞之行達乎貴賤聖人制法無限親踈如臣愚見王世充建德下偽官經赦合免責情欲遷配者請並放之則天下幸甚

論廢宮官屬表 太宗

許敬宗

臣聞先王慎罪務在（一有於字）恤刑往哲寬仁義在（一有於字）宥過聖人之道莫尚乎（一作于）茲竊見廢宮官寮五品以上除名棄斥頗歷溫寒（一作歲時）但庶人疇昔之年身處不疑之地包藏悖逆陰結宰臣所預姦謀多連宗戚禍生慮表非可防萌宮臣（一作內）官僚迥無關預今乃投鼠及器孰謂無寃焚山燬玉稍同還怨伏惟陛下至德欽明哀矜庶類聖情冥感昭格上玄是天監孔明重申靈命神

襟喜忿恩加率土爰詔寛䩵覃被普天惟此數人未沾洪造伏尋先典例有可原昔吳國陪臣則爰絲不坐於劉濞昌邑中尉則王吉免緣於海昏譬諸欒布乃策名於彭越比乎田叔亦委質於張敖主以兇迷悉陷一作陷其誅夷臣以賢良皆荷一作荷彼收擢歷覩往代此類尤多近者有隋亦一作又遵斯義楊勇之廢罪止加於佞人李綱之徒皆不預於刑網古今裁其折衷史籍稱為美談而今張玄素令狐德棻趙弘智裴宣機蕭鈞等並砥節礪

操有雅望於當朝經明行修播令名於天下或以直言而遺簪朴或以忤意因（一作而）見猜嫌一槩雷同並懼天憲恐於王道傷在未弘臣早預藩寮深蒙録舊趨馳左右二十餘年伏見絲言每求輿誦所懷狂狷輕敢以聞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請更不窮逐竇智純表（太宗） 褚遂良

臣遂良言竇智純不自循名陷於險薄既是陛下近親由來之所諳委然智純戚屬使任女為王妃結髮從戎

實惟故舊書言昔在唐堯以親九族陛下憲章前事自須進退以禮方今刑網寛大不以疑罪與民弘基所注箭射舍中事已非實智純自藏獨樹狀又難明所以刑部大理各相得失陛下已出智純為開州刺史便是貶責正當處分已畢今之餘事只是窮逐語言但智純戚屬貴望親姻既蒞職居官布在朝野相逢談説言議是常兼復其婦積病在床命懸朝夕即日刑部官司及在朝士皆不欲陛下更窮此事設令實推得智純自藏獨

樹誣弘基家人刑名指歸殊非重大况又事跡曖昧猶未分明若久窮逐便成苛細生於物議虧損至德如臣愚見伏願更施天澤赦其所短情存故舊不失善聲即日在外議論如此臣猥居諫職不敢不聞塵黷聽覽伏增戰慄

請停春殺高敦禮表高宗　　薛元超

臣某言臣蒙非分恩澤一朝拔擢至此跼影兢魂惟思報效伏惟天皇開直言之路不棄芻蕘臣之區區敢陳

徽欵伏見近日奏揚州人高敦禮詐宣勅乗驛馬採藥其日奉進去不得至秋即决敦禮犯狀實當萬死但以罪非惡逆據法合至秋分臣聞聖人者德配二儀則天之為政令既勾芒戒序時屬發生禮稱仲春之月無焚山林言順陽而養物也仲秋之月申嚴百刑亦順陰而肅殺也古人有云姦偽者與造化俱生自然之氣也是知掩義隱賊出自帝鴻毀信廢忠生於少昊以今海内之廣何得全無姦偽天皇踐極以來恒已寛仁被物故

中外禔福區宇乂安以太平之時闡和平之化若其政察非所以（一作謂）上遵玄老之風伏請稽諸彝典暫廻聖慮臣識不及遠輙申愚見懼不厇合伏增戰慄

論刑獄表（文粹作諫除濫刑疏　武后中）

朱敬則（長壽中）

臣聞李斯之相秦也行申商之法重刑名之家杜私門張公室棄無用之費捐不急之官計日受功（一作惜日愛功）疾耕急（文類作亟）戰人繁國富遂（一作乃）屠諸侯此救獘之術也故曰刻薄可行於進趨變詐可陳於攻戰兵猶火也弗

戢将自焚也既而（二字一作況）鋒鏑既（一作已）銷石城又毀即（一作諒）可易之以寛大（一作泰）潤之以淳和八風之樂以柔之三代之禮以導之秦則不經（一作秦既不然）淫虐滋甚往而不返卒至土崩此不知變之禍也陸賈叔孫通之事漢王也當滎陽成臯之間糧饋已窮智勇俱困不敢開一說効一奇惟進豪猾之材薦貪暴之容及區宇適平干戈尚戢金鼓之聲未息傷痍之痛尚聞二子顧盼雍容綽有餘態乃陳詩書說禮樂開王道謀帝圖高皇帝忿

然曰吾以馬上得之安事詩書乎對曰陛下馬上得之可馬上理之乎高皇默然如是陸賈著新語叔孫通定禮儀始知天子之尊方覺帝王之貴一無此句此知變之善也向使高皇排二子而不收一作恐非教置詩書而不顧重攻戰之吏尊首級之材複道爭功張良已知其變拔劒擊柱吾屬不得無謀即罍漏難踰何十二帝乎亡秦是續何二百年乎故曰仁義者聖人之蘧廬禮經者先王之陳迹然則祝祠文粹作辭向畢芻狗須投淳精已流糟粕可

棄仁義尚捨況輕此者乎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搆難不設鉤距無以應天順人不峻(一作知)刑名不能(文類作無以)摧姦禁(一作息)暴故置神匭(一作器)開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盡露神道助順(一作直)無罪不除人心保能(文粹作寧)無妖不戮以玆妙筭窮造化之幽深用此神謀盡(一作入)天人之秘術故能計不下席聽不出闈蒼生晏然紫宸易主大哉偉哉無徳而稱也豈比造功鳴條大戰牧野血變草木頭折不周可同年而語乎

然而急趨無善迹促柱少和聲拯溺不規行療饑非鼎食即向時之妙策乃當今之芻狗也伏願鑒秦漢之得失考時事之合宜審糟粕之可遺覺蘧廬之須毀見幾而作豈勞終日乎陛下必不可偃蹇太平徘徊中路伏願改法制立章程下怙愉之詞流曠蕩之澤去文粹作斷萋斐之牙角頓姦險之鋒鋩杜告密之源絶羅織之跡一作窒羅織之源掃朋黨之跡使天下黎人一作蒼生坦然大悅豈不樂哉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同前 武后　　　　徐堅

臣聞上天之道先春而後秋聖人制法外刑而内禮故知三辟之設王者不得已而用之今帝命惟新六合光宅遠無異望邇無異言亦宜安彼反側示以寬典臣竊見神都諸部勘當所尋有勑停勑迄至于今猶尚追攝豈非勘當使等志希僥倖執斯刻薄以為已能哉長姦濫之源傷醇和之化伏願即停之臣又聞書有五聽慮失情實也令著三覆恐致虛枉也比見有勑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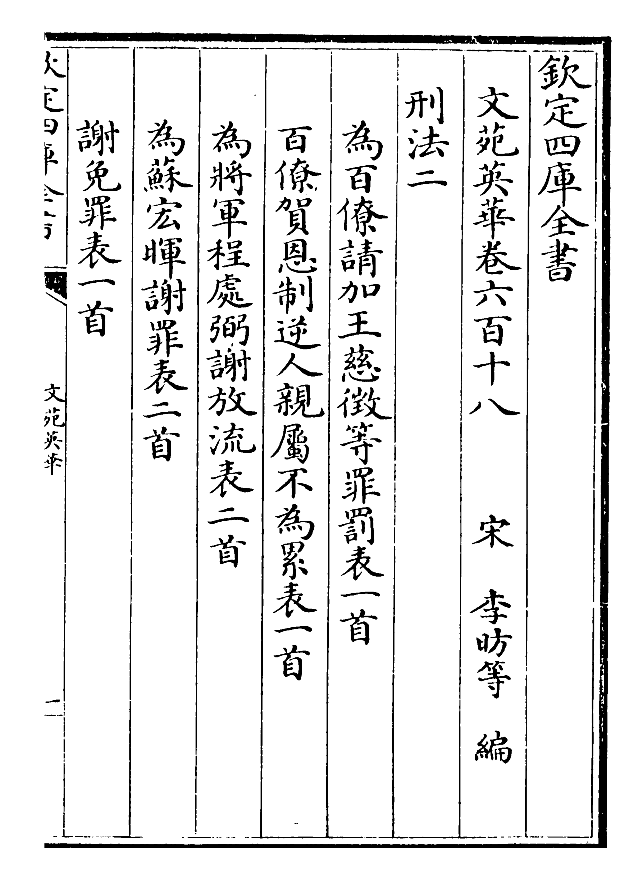
當反逆令使者得實便決然人命至重死不可生儻萬分之中有一不實欲訴無路懷枉誰明飲恨吞聲赤族從戮豈不痛哉此不足以肅姦逆而明典刑適所以長威福而生疑懼臣望絶此處分依法覆奏則死者甘伏知泣辜之恩生人歡悦見詳刑之意又法官之任人命所懸若不簡擇恐招枉濫諸官僚之内有用法寛平為衆所稱者願親而進之處事深酷不允民望者願踈而退之囹圄無寃億兆幸甚臣又聞罰不及嗣虞帝之明

規罪不至孥漢君之茂德故郤芮作亂而郤缺登朝嵇康被刑而嵇紹入用終能立功白狄効死湯陰千載美談斯為稱首父子猶其若此餘親尚何疑哉竊見逆人之親選曹廣責無親無服亦數十條士子之中十將三四今聖人在上寶命惟新有道賤貧實為深恥遂令此等長從遐棄懷才抱器將何望哉是以聖意哀矜頻降恩制令同常例各使坦懷姚璹之徒皆逢委任而在下僚列不識天心苟求微疵不弘大體又準勑逆人周堂親

不得任京官及兩畿三輔官準法刑戮緦麻親不得充近侍宿衛臣望申勑有司勑令逆人外不得輒為勘責收其賢能示之曠蕩斯巍巍之德作範百王穆穆之風垂裕千祀伏惟皇帝陛下二儀合德百姓為心一物不安納惶興想竊見關西户口負募赴都聖旨含弘不言差送是以樂住之色數萬餘家受使之人苟徼勞効務選高户抑此陪郭然高户之位田業已成安土重遷人之恒性使者强送匪勉進途一人怨嗟或傷和氣數千

餘户深宜察之臣望令檢勘先投牒樂住者並令赴都其差定陪郭者各任還貫若神都須人雍同等州先有工商户在洛者甚衆令檢括蕪簡樂住之人微有資財情願在洛城者並酬其宅舖之地令漸修立則洛城不少於邑户黎庶得安於本業此管子所謂順於人心施弘均養之人則臣希冀痊平有朝覲之望容居散秩免負乘之憊無任悃迫之至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八　　宋　李昉等　編

刑法二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一首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一首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二首

為蘇宏暉謝罪表二首

謝免罪表一首

為人謝放父罪表一首

請寛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一首

請代父死表一首

為百僚請加王慈徵等罪罰表武后

李嶠

臣某等言伏見逆人王慈徵等並擢自凡庸累承恩奬遂得叨榮秩職此禁戎任切爪牙寄同心膂而忠勤之志莫效於鷹鸇悖逆之僁反同於梟獍向使邪謀不减

陰計遂成將恐變起宮闈禍生肘腋此實靈祇之所切齒臣子之所寒心若但寘以恒科委之常憲何以明大憝之懲咎杜元凶之覬覦望請汙其宮室輾之都市用遵雷電之象允叶春秋之義則衣冠塞望夷夏甘心無任憤切之誠謹冒死陳請臣某等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百僚賀恩制逆人親屬不為累表 武后

前人

臣某已下文武官九品以上二千七百五十人等言臣等伏見今月九日恩制緣逆人親屬有能公勤清白者自當隨材擢用不以為瑕宜各坦懷佇收來効臣等仰承恩造伏誦德音感戴屏營忭舞相屬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父殛子興聖賢忠厚之教身死宗戮季末陵夷之道或罰不及嗣或禍并其族淳朴浸徃惻隱不逮於昆蟲一作蚑法令滋章網羅必及於靡卵天厭淫虐誕興明聖掃百王之餘弊張網羅而更

理去貪殘而遂生育品物昭蘇哀獄訟而緩虞劉寰瀛凱懌刻薄之風盡敦厚之化流猶且締想納隍凝情溝壑在予之旨固以一作已刑于萬方拯物之心豈直解其三面日者亂臣干紀巨猾滔天將傾渤海之流且觸崑山之柱陛下傷澆浞之為變弔管蔡之不臧法雷電之威誅而不怨一作怒用春秋之義斷必以情擢其髮而棄其尸殲其魁而宥其黨漢主三夷之法黜而不行秦皇九族之刑矜而莫用至若瓜連萍託枝附葉隨或玉石難

分或淄澠易混俱削嫌疑之迹豈從寬大之文遷州貶縣纔示於小懲竄海投沙尚班於榮級則是我有大造於羣兇也而聖慈無已天澤踰隆並運四時乃錫造於平分之外不遺萬物尚加惠於曲成之表使枯朽之榦向秋而更榮窮涸之鱗在轍而能躍藏其疾而含其垢責其效而要其功雖魏士之私於外朝獲安反側商人之染於汙俗咸與維新無以匹此含弘方斯滌蕩陛下祚始鄷鎬嗣周家之忠信卜於瀍洛承夏鼎之休明三

后在天日歆於盛德四夷為守永慕於高義方當鬼神降福豈止黎庶歸心臣等沐道昌期叨榮顯列觀太平之德禮聽中和之詩頌雨露之施徒仰於財成天地之仁豈議於酬答無任欣戴踴躍之至謹詣朝堂奉表陳賀以聞臣某等誠歡誠喜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謹言

為將軍程處弼謝（集作辭）放流表 武后

陳子昂

糞土臣某言臣以殃疊姪搆凶逆臣合宗族誅戮以顯國

刑不謂天慈哀矜宥從寛典全臣骸骨生竄遐荒窮魂再造以崩以躍臣某中謝臣聞忠臣事君如子事父窮痛之至則呼所親何者君父恩深臣子懇切況臣蒙陛下恩遇如子於母令為子不孝為臣不忠長辭闕庭永歿荒裔悲窮痛恨荼毒誰依即使朽骨埋魂長滅泉壤懇誠莫展幽翳明恩實恐隱慝於君不盡臣節明神誅殛瞑目貽殃輒敢隳裂肝心罄竭誠懇殘喘冒死期少謝恩伏惟聖母神皇陛下哀矜憐集作垂察臣某中謝臣

聞犬馬賤畜尚知主恩草木無心猶感德化臣雖駑猥不足比人負榮懷恩能無感激臣山東孤賤一作子朝無親故性識愚鈍才無可堪非能矯迹立方一作身飾行軌物假借名譽為時吹噓遂得宿衛階墀忝職郎將勤勞莫紀尸素已多任經十有三年竟無一階升録臣之駑劣於此可見而貪榮冒寵尚不知歸陛下應天受圖恢纂大業又不以臣駑鈍特見褒昇擢任中郎委以心膂在職未幾即校檢將軍纔逾一年又加正授未盈三載

貴顯朝端寵渥隆崇莫與臣比臣每刻肌骨曉夜思惟

臣以何功謬私天造超羣越輩顯赫明朝應由臣天性

專愚志一守直一作志守一直行不負物心不愧神盡忠事君

竭力養母所以聖慈幽鑒曲昭懇誠寵任無疑委同親

近不然愚臣何取集作以叨此殊私集作恩臣宂險罪深母

不終養爰初遘疾以至終亡天慈再三降醫賜藥酒脯

珍膳繼踵臣門優問慇懃若同親戚臣之子母何德於

天子貴母榮恩禮重疊臣誠不孝至頑至嚚蒙此恩榮

豈無感戴臣愚性為善不顧人知非敢自矜用為僥倖
皇天后土實見赤心臣往任郎將之日陛下特以臣貧
賜錢集作銀及絲臣以天恩非分矜憫賜臣懷戴之心祈
懇宜報遂用於天宮寺寫經造像半為聖主半為老親
臣以君親之恩所宜並報報是常理不合人知自爾造
成實集作一無知者臣今日獲罪不合上言實以事君之
心所宜罄盡善惡有隱恐負赤誠況集作恐臣長沒黄泉
無見聖日區區之意安可不陳臣每以陛下恩深微臣

命淺常顧湮宗滅族獲報萬分何圖誠効未申凶孽先集逆天反道背德孤恩汙辱門宗虧缺臣節此臣所以椎心泣血仰天號跳長負陛下之恩終無上報之日煩冤屠茶一作毒心肝以糜比者待罪幽囚已合殞身碎首為奉陛下賜書示諭照察臣心所以捧戴偷生假息殘喘今已蒙寛刑集作法兄弟獲全投竄遐荒甘禦魑魅臣之慶賴復何可言所恨亡母棄背即遭此禍几筵塗炭孤魂煢煢存者流離亡者哀痛辛酸幽顯為代所悲應

由臣不孝不忠延此禍酷何以面目下（集作將）見先臣何以心顏拜辭天闕生死無措永訣於今即以某月日部勒妻子奔波就道即應死滅結草幽泉伏願母母神皇陛下至尊寶神為萬姓加膳天下禔福以祐蒼生壽如（集作若）南山永永無極不勝戀慕感咽之至

為將軍程處弼謝放流表　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無教訓家有逆子臣合湮（集作汙）宗滅族以顯國刑天慈哀矜放從流竄臣為慶賴已是非圖今月日

遂蒙天恩以臣所坐流刑特從釋放窮骸朽骨一朝再生踴躍章惶再崩再隕前篇作罔知所措臣某中謝臣山東孤子朝無親故智集作性識愚魯非有材能陛下超羣越輩崇以榮寵昔任郎將十有三年遂無涓埃一階昇録自陛下踐極謬荷恩私冒寵叨榮超絶時輩越從郎將檢校將軍纔逾一年即加正授皆是宸眷非有因人寵渥崇隆前篇作隆崇莫與臣前篇作為比臣之孤賤貴前篇作榮顯知慙臣又凶殃積罪甘投魑魅孤負陛下之恩永為遐荒之

鬼肝腦塗地無以徼酧豈謂天造曲矜恩及枯骨收骸溝壑反魄幽泉使魑魅窮魂重生聖日糞土殘命不滅荒陬負（集作荷）德戴恩萬死無報不勝感荷再生之慶

此篇五百九十卷重出前已削去

爲副大總管營（集作屯營）大將軍蘇弘暉謝罪表（武后）

前人

臣聞獫狁不恭周王致其大戮將軍失律漢制被其嚴刑未有逆命矯天而逋釁皷之罰亡師沮衆遂寛戴社

之誅伏惟天册金輪皇帝陛下肅恭上帝子育羣生萬國所以宅心百蠻由其屈膝而契丹兇狡敢竊邊陲毒虐生靈暴殄天物皇兵順伐仗仁義以龔行窮寇姦回憑險阻而猶鬬臣等仁虧聖畧知（集作智）昧詭圖遂以熊羆之師挫於犬羊之旅誠合結纓軍壘抵罪國章陛下以堯舜深仁且緩三苗之伐禹湯罪已不與萬方之辜遂得齒劒餘魂更叅授鉞之任死綏之魄復同挾纊之恩四夷慕義以來甦三軍感恩而忭躍（集作踴）瘡痍再起

俘馘是圖將士同心誓雪孟明之恥殤魂共憤思抗杜回之讐臣等殉義忘生報恩惟死不勝集作任感激慶戴之至

同前武后　　前人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已前赦書赦臣萬死纔削見任官秩還復本將軍名始慶再生即榮寵命宛轉踴躍感戴慙惶臣某中謝臣聞鑿門受拜集作律本合忘生對敵臨戎殉節惟死此乃國家恒典軍政嚴科臣妄以薄集作庸才謬叨重任不能深圖遠筭馘醜摧凶以宣廟畧之威

永息邉人之患屬以軍前挫衂士卒奔亡臣後繼驅馳戰鬬交合川谷地險客主勢殊步馬相懸左右受敵决死爭命集作決命爭死力盡途窮遂以貔貅之師衂於犬羊之衆誠合集作宜刎首謝罪集作國殺身報國集作恩陛下弘湯禹之仁務寛大之典愚臣同孟明之侶遂免嚴誅白骨在榮丹慊未泯誓將枕戈嘗膽殄逆梟凶躬為士卒之先以雪殤魂之憤肝腦塗地少答鴻私不勝荷戴再生榮幸之至

謝免罪表　武后　　前人

臣某言今月日司刑少卿郭某奉宣勅旨以臣所犯特從放免伏對恩命魂魄飛揚臣某中謝臣巴蜀微賤名教未聞陛下降非常之恩加不次之命拔臣草野謬齒衣冠臣私門宗祖幽顯榮慶豈止微臣一身而已臣宜肅恭名節上答聖恩不圖誤識凶人坐緣逆黨論臣罪累實一作死有餘辜肝腦塗地不足塞責陛下弘慈育之典寬在宥之刑矜臣草萊憫臣愚昧特恕萬死賜以再

生臣身首獲全已是非分官服具在臣何敢安臣若貪冒寵私靦顔恩造復塵舊職以玷清猷螻蟻微心實慙面目伏見南集作西有未賓之虜北有逆命之戎尚稽天誅未息邉戍臣請束身塞上奮命賊庭効一卒之力答再生之施庶陛下威命綏動集作服荒夷愚臣罪戾將補萬一若臣獲死鋒鏑為厲犬戎集作羊古人結草實臣懇願不勝大造再生荷戴之至

為人謝放父罪表集作為張著作謝父官表　武后

前人

臣某言臣父某守官不謹獲罪自躬犯非清廉法宜不赦實由臣爲子不孝使臣集無臣字父陷刑憲天恩不盡集作肅嚴科放全首領臣得父子相見已是非圖豈謂天澤無涯更垂休命臣父子兄弟免罪從榮載惶載殞實慶實躍臣某中謝臣父于凡品守道幽微天恩矜憐集作憫見垂採録叨承恩幸厠列陪臣自得侍奉已來於今十有八載雖藝業無紀勞勣不聞小心恭勤實免愆過明明

昊天實昭實察不敢有二不敢有私夙夜兢兢悚（集作祇）惕若厲所以父母兄弟皆荷恩私叨職謬官並在（集作顯）供奉摩頂至趾豈足上酧愚臣兢兢實慙夙夜（集作實慄）不意臣父昏（集作衰）耄恃寵忘公貪潤徵財取犯朝憲應由（集作是）臣不忠不孝使（集作事）父無良廉恥不修幾諫有闕遂使陷於刑法玷國憲章（集作有玷國章）臣之萬死無補此責刻肌刻骨泣血泣天恨負聖恩以媿朝列臣宜代父蒙罪自殞闕庭不合偷安尚求苟免誠以天波昭洗得更

自新以忍垢偷生克躬自勵冀將集作期効萬一補過酬恩厥軀糜骨以甘心顧伏惟神皇陛下恩同父母矜照懇誠信臣集作其赤心實有罄竭云云

請寬宥與張易之往還人表中宗

張廷珪

臣聞國之威柄在於賞罰賞中則人知勸罰中則人知沮二者茍得則四海獲安二者乖宜則萬人無措況陛下始復初業一作先業甫登寶位率土顒然欽佇聖化凡欲

興一作舉事亦何容易外有竊議臣請盡言至如張易之兄弟窮罪極逆蒼生苦之良有歲月憑託城社無所告訴陛下仁聖明斷憂在黎元一朝誅夷孰不慶忭在於親故並合從坐然量宜制法理或未弘何者然也臣歷觀自古以來革故即新之際莫不先行誅戮以服衆心此皆素無人望理藉如此今陛下先朝子孫唐德未改乃天地之眷人祇之望非陛下而誰誠宜布恩施德以答之崇仁尚寛以理之豈更誅夷以虧至德況易之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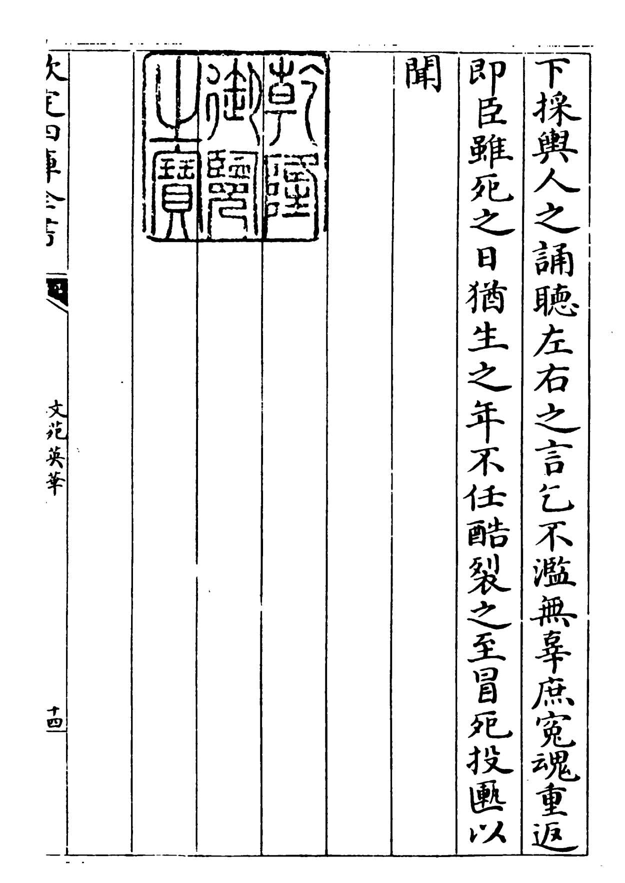
弟榮盛多時趨附之徒天下大半欲盡殺之則罪不加衆欲少殺之則法難畫一在都城者乍可有數遍四方者未知幾人反側者多不可不察安之之理必在於寬自非至親及於謀首請一原宥令其自新仁風大行在斯一舉臣無任云云

請代父死表 玄宗 張不耀 開元初

臣某言臣聞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恩昊天罔極臣父文成充使不了特寘嚴刑罪小責深不勝寃苦銜

衢驚歎長幼咸嗟皇天后土實所鑒照臣聞有理不中枉填溝壑臣子情切骨肉恩深請以微軀代父當死乞寛父之殘命展愚臣之孝心伏乞天命俯垂矜察不耀萬死猶荷再生臣父朝無近親孤宦獨立苗踈難植根淺易危無風而自倒不寒而自戰李全交接邪作蠱舞法弄權虐甚周興酷殊來俊枉陷良善以立己功惡貫已盈貪殘事敗不慙顏厚猶事糾繩不懼皇天仍居憲府罪輕責重其枉實深但恨明時虛緡咎晦疑伏願陛

下採輿人之誦聽左右之言乞不濫無辜庶寃魂重返即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不任酷裂之至冒死投匭以聞



文苑英華卷六百十八